



阅读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

扬州市江都区新闻中心 宣

## 书余杂谈

## 凝重敦厚孙龙父

钱艺兵

孙龙父先生曾是省扬中语文教师,我求读时,他已调至扬州院中文系任教,无缘在课堂上受益。因与王少堂之女慧明、之子慧安同学,相处甚笃,常去王家串门。王少堂是全国著名的扬州评话艺术大师,曾担任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(现改名中国曲艺家协会)副主席等职,因此到王家造访的客人很多,其中最频繁的大约要算孙龙父先生。于是,我有幸经常见到龙父先生,并多次聆听他的教诲。

龙父先生瘦高挑儿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常年身着深色中山服,说话慢条斯理,平易近人,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。龙父先生每天在王老午睡后准时上门,从不间断,见面总有谈不尽的话。王老告诉我们,龙父先生受省文联委托,正在对王少堂的《武松(十回)》《宋江(十回)》等书目进行整理。王少堂对龙父先生很尊重,背后称其为“海陵才子”,缘于孙龙父祖籍泰州。王老对龙父先生身世十分了解,他告诉我们,龙父先生早年居住在泰州大天德巷内(今拆建为海陵区天德小区),40年代后期定居扬州。龙父先生原名为珑,号赤城居士、培凤居士、弄斧等。他30岁以后,据“潜龙易象,渔父骚心”之句,取字龙父,因对扬州情有独钟,自称一生“为赏明月驻扬州”。

在我的印象中,龙父先生的每天造访,都会给王家带来欢乐,王少堂甚至给人“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”的感觉。王老酷爱书画,不仅能写一手好字,而且收藏了许多名人字画,有郑板桥、金农、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鲍葵先、齐白石等大家的作品,还有许多画面精美

的折扇,但平常舍不得拿出来示人,惟龙父先生例外。龙父先生为王老整理书目之余,总会为王老盛情留下,评析这些字画和折扇,我们也乐得旁听,龙父先生见我们爱听,愈发讲得认真,于是,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不少的书法绘画知识。

记得王家宽敞的客厅当年挂满了各种字画,其中两壁的字画经常更换,多为应景之作,而中堂的一幅郑板桥真迹《兰竹石图》却是固定不动,画面是一块峥嵘的顽石,石后挺拔着几竿翠竹,石下长着一蓬郁郁葱葱的兰草。龙父先生与王少堂都很喜爱这幅画,一有空闲,他俩就会捧着紫砂茶壶,一边饮茶,一边互相切磋,伫立良久也不会更换一下站姿,仿佛整个身心都已融入画的意境之中。他们多次叮嘱我们:“做人要有竹的高风亮节,兰的冰清玉洁,石的坚强不屈!”

除了字画,王少堂也喜欢印章。他珍藏各种各样的石块,有刻字的,也有没刻字的,什么田黄、鸡血等等。茶余饭后,王少堂便把这些宝贝翻出来反复欣赏,看他认真观赏的神态,全然不像古稀老者,倒像是个充满童心的大孩子。王老说,自己

对印章的喜欢,其实也是受龙父先生的影响。他由衷称龙父先生是个艺术通才,诗书画印无一不能、无一不精,与林散之、高二适、费新我合称江苏“书坛四老”,与罗叔子、桑榆合称为江苏“印坛三宿”,龙父先生的草书、汉简、篆书被誉为“龙父三绝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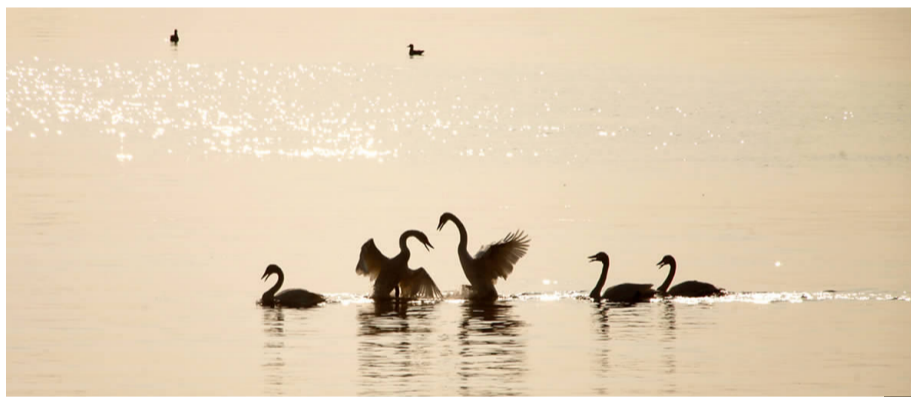
王老还说,龙父先生的画印至今为人乐道,有绝技之誉。先生未带印章或雅兴至时,常以毫末濡朱砂将名印或闲印在书画作品上画就,笔法中寓刀法,画法中寓篆法,真假莫辨,观者叹为神来之笔。王老提起龙父先生的艺术人生眉飞色舞,敬佩之情溢于言表。尽管我听这番话时还只是十几岁的少年,但对龙父先生的艺术启蒙及美好向往,仿佛种子似的在心田播洒,并为以后的从文打下了伏笔。

后来一次偶然的的机会,我与龙父先生的长子孙福民在篮球场上“不打不成交”,成为铁杆球友,有幸去孙家玩耍。孙家位于翠园桥畔的三间两厢老屋,龙父先生亲自起了个很有诗意的名字:小梧桐馆。孙家门口小巷很窄,人推自行车出入时都需侧身而行,福民

说,这是1951年街道拓宽时,父辈深明大义,率先主动要求拆除属其住所的临街庭院。庭院拆除后,围墙与家门之间只好仅留一人宽左右小巷进出,沿袭至今。福民还说,父亲好静,喜欢在全家睡觉后,独自潜心研习书画,总要忙到夜里两三点钟,因为白天常有人来登门求字。父亲的脾气好,人缘也好,对外人总是有求必应。

在孙家,我目睹晚年的龙父先生更瘦了,他无论晴雨,出门必携黑色阳伞一把,晴则拄地为杖,雨则撑开为伞,家人与同仁皆习以为常。我恭敬地向龙父先生打招呼,先生却记不起我了,现在想来,可能脑子已长瘤了,影响了记忆。

福民曾送给我四幅其父文章草合参的毛主席诗词,凝重敦厚、飘风利落,可惜因搬家,不知所踪。每每陪同外地友人去瘦西湖游览,仰望望见南大门门厅檐口,龙父先生手书的“瘦西湖”三字匾,心中便涌出说不出的感伤。今年是龙父先生诞辰100周年,故写这些文字,以表缅怀之情。



王朴 摄

## 旅者手记

## 穿越塔克拉玛干

千帆

城镇村庄悄悄隐去,天也渐渐放明,沙漠逐步展现在眼前……8月17日早晨7时,新疆和田城还在黎明前的黑暗里,我们一行四人即驾上丰田越野车,自此一路向北,沿217国道,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。

塔克拉玛干,位于南疆塔里木盆地中心,维吾尔语即“高山下的大荒漠”,别称“死亡之海”。这块中国第一大沙漠,东西长1000多公里,南北宽400多公里,总面积33万平方公里,有近三个半江苏省大。神往已久,今日终能成行,心中充满了莫名的兴奋。

造物主给大漠的安排似乎过于简约:沙丘,沙丘,连绵不绝的沙丘,就像大海里的波涛,单调地卷向天边;胡杨,胡杨,单株或成线成片的胡杨,就像一叶叶扁舟,寂寞地沉浮在波谷浪尖。如果说,沙丘绸缎般的柔爽,和它那因云彩变化带来的或金黄、或银白、或浅灰的色彩,还能给人以美感,那胡杨的外观,却实难引发赞赏,只是它“活着一千年不死,死后一千年不倒,倒后

一千年不朽”,倒给人以不尽的联想。

沙漠公路双向两车道,路上遑论行人,车辆都很少。没有测速装置,上路前交警填发一张区域车速控制单,定死通过时间,提前罚款。这一来,倒给车速放慢留下了很大空间。此时,汽车疾驰在公路上,似乎是在黄色的海面上劈开一条青黑色的水道,人就像驾着摩托艇在水面上冲浪,一度我们的车速飙到时速200公里,真是快乐紧张,胸胆舒张。

如此张狂,其实全赖了沙漠公路这根“安全带”。路边间或掠过的服务区,给人和车提供了必要的保障。路边还辟有几处观景台,其中一处我们停留照相,并向沙漠深处走了一段,但返回时已难寻来时的足迹。原来,塔克拉玛干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,它的沙、它的丘,都是飘移的。如果没有公路,人进了沙漠很快就会迷路。蓦然想起此地向东几百公里外的罗布泊,想起科学家彭加木、旅行家余纯顺立在那里的墓碑,心中顿生对大自然

的敬畏和对公路建设者的感激。回到路边,正遇护路工沿路栽插防沙的芦苇杆,我们上前恭敬地行礼致敬。如果没有他们辛勤守护,这条公路难免会被黄沙覆盖。他们是沙漠里会走动的活胡杨。

四百多公里的沙漠公路,四五个小时即能走过,但这只是对塔克拉玛干地理概念上的穿越,环绕它生发的历史长隧,似乎更诱人寻访。

西出阳关、玉关,即是古代所称的西域,塔克拉玛干及其周边广袤的地区,是西域重要的一部分。和硕、尉犁、楼兰、且末、于阗、疏勒、龟兹……“西域三十六国”很多环立在它的周边。亘古以来,这里有过多多少少部落的争斗杀伐,有过多少国家的崛起湮灭,又有过多多少民族的迁徙融合,才形成今天一统的大新疆。这块疆土留下了多少问号,让后来者去解答猜想。

“丝绸之路”西延至塔克拉玛干,便分成了南北两条线路。汉唐丝绸的靓丽,江浙茶叶的清香,赣地瓷器的典雅,

以及西域的珠宝、胡椒、象牙,还有张骞、班超、玄奘、鸠摩罗什……商家、使者、僧人等等。千百年来,北线西去,南路东来,驼铃声声,萦绕沙梁。如果把南北两线比作个硕大的括号,不知塔克拉玛干这页巨幅的纸张,能否写尽其间东土西方的融合与交往?

人在路上,听觉还会延展到天上。塔克拉玛干的晴空里,似还有征人、戍卒、怨妇、诗人的歌吟在回荡。从秦至汉,由晋到隋,直至全唐,边塞的旌旗下飞出了多少或幽怨、或壮阔、或昂扬的诗章。“寄到玉关应万里,戍人犹在玉关西”,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,吹度玉门关”,“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”……高适、岑参、李颀、王昌龄……边塞派不仅有力地支撑了唐诗大厦,还极大地丰富了后世的精神家园。

塔克拉玛干很快留在身后了,但穿越它得到的那份壮阔、坚韧、圆融和昂扬,却会铭刻在心底,恒久难忘。

## 诗露花语

## 许国江小诗五首

## 一个装上翅膀的鸟笼

一个装上翅膀的鸟笼  
载着鸟儿去实现飞天梦  
风儿轻轻地撩拨着鸟的翅膀  
云朵不停地为鸟儿变幻姿容  
鸟儿的生命在于自由飞翔  
鸟儿的价值写在辽阔的天空  
鸟笼即使飞得再高再远  
也决不是鸟儿的初衷

## 蝴蝶

风 能卷起沙尘落叶  
甚至能驱使石块滚动  
风 吹不走落在花枝上的  
那只小小的蝴蝶  
一个生命 不会轻易地顺从

## 小桥

几根树桩 几块木板  
就架起乡间小河上的一座小桥  
连结前村后厦  
三步两档 俗称小跳  
天涯咫尺 其实  
在人们心灵之间架座桥  
有时也就是  
一个微笑 一声问好

## 流萤

逃离了那把轻罗小扇  
在茫茫夜色中流浪  
朦朦胧胧 飘忽无定  
一个孱弱的生命  
提着一个小小的灯笼  
在漫长的时空中穿越  
如梦如幻 忽灭忽明  
飘逸成夏日夜空中的一道美景  
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精灵  
几千年来 一直赢得人的垂青  
夜色凉如水  
我默默地吟诵着那首唐诗  
举首仰望 不见牵牛织女  
茫然四顾 难觅一只流萤

## 独处

独自坐在小河岸边  
心如止水  
一片绿叶在半空中  
划了一条生命的抛物线  
一只红蜻蜓点破水中蓝天  
微波轻荡  
模糊了我的身影  
我亦痴亦醉  
竟不知谁是我,我是谁  
于独处中阅读人生  
参悟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理念

## 和睦 刚直



张培刚 刻